

失傳或專門化的技藝，小說這行當？

## 讀《春燈公子》

文字工作者 ◎ 王乾任



春燈公子  
張大春著 / 印刻 / 9408  
240 元 / ISBN 9867420802  
平裝

### ◆ 本事——春燈公子春燈宴

春燈公子大宴江湖人物，乃江湖上一年一度的盛會。此會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卻一鳴驚人。江湖傳聞，首會之地在會稽湖之東，古稱天花寺所在。相傳呂文靖曾題詩云之。總之，關於春燈宴的街談巷議、斐短流長，一直不曾斷絕。春燈公子更是大大有名於江湖。後春燈宴遂成慣例，幾與尋常歲時祭典無二。

雖說年年照例而行，然春燈宴每年受邀人物、舉辦地點，在行前卻一向是不傳之祕。僅知這一年一度的飯局，總在歲暮年初之間，應邀者有感春燈公子盛情，亦知春燈宴在江湖上的地位，受邀者往往排除萬難，千里關山，拔山涉水，如期與會，為的是一睹春燈公子真面目，且與當世豪傑把酒言歡。

這春燈公子究竟是何出身？什麼家世？籍隸何處？資歷如何？有何事功著述？彷彿誰也說不清楚。有說是王公貴胄之後，有說達官顯赫之子。家道殷實，卻禁涉名利場。是以積數十代之財貨，富可敵國，卻鮮有知者。故而連春燈公子的祖居家宅何在，也都是謎。

天花寺一會後，春燈公子暴得大名。人人爭相詢問，此人如何將這些不得了的大人物，相邀共致齊聚一堂。春燈公子竊喜，幾年下來也呈一個局面。但凡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，多到處打聽春燈公子行蹤，「可知今年『春燈宴』邀請了甚麼人哪？」

### ◆ 春燈宴旨——立題品，萬金喉潤

春燈宴自初開之後，遂成例延襲。每會當天，賓客陸續到齊。識與不識者一照面皆了然於胸，互相禮遇，一團和氣。或曾有小尷尬，也都收起意氣。而春燈宴上真正的花樣，在「立題品」。而今年被請去立題品其中之一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小說家自己。

人人道得春燈宴總得琢磨著說一個足以令人咋舌稱奇的故事，只是失望的多，盡興則少。然而立題品成爲江湖中人參加春燈會的一個想頭，是有原因的。但凡登臺說出一則首尾俱全的故事來的，春燈公子頓時濡墨



揮毫，或吟詩或填詞，為故事人物下一個題品，書成一卷，發付裱褙匠人給收了，藏於何處，眾人難知。

而待春燈公子將詩詞題品一揮而就，當下也給說話人奉上赤金萬兩，號約「喉潤」。喉潤之資超過尋常人家一生一世開銷，手筆之大、令人稱奇。奉上銀票之時，也是每年春燈宴最熱鬧的時刻……。

春燈宴聚英雄人物，話天下大事。春燈公子以重金酬謝，名利兩全。故而春燈公子與春燈宴一登場遂引人入勝，延引成襲。

#### ◆ 文論——這部小說的二三事

小說一開場，小說家先鋪陳了春燈公子與春燈宴的由來與場景。這裡面包含了小說家無數的念想，也是該小說題旨重心。末後十九篇立題品的人物故事，則是以明清筆記小說為體例，佐以說書人行當，摻入章回小說精華，添補武俠動作，增減人物描摹，號為立題品，實乃小說家為展示中國古今各類型小說的舞臺。

中國小說始於稗官野史、街談巷議。被稱為「小說」，乃有別與經書等學問正統大道（說）。一般或以《莊子》為最早出現「小說」二字。到隋唐小說體裁大致完備，元劇更催生了明清的章回、筆記小說的成熟興盛。

#### ◆ 以史入虛，虛實交錯

小說家為讓故事生動，取信於人。故於故事開頭，不厭其煩，引入帝王年號，歷史人物，重要事蹟。例如第一篇〈方觀承——儒行品〉開頭：

乾隆十三年三月，方恪敏公觀承由直隸藩

司升任浙撫，在撫署二門上題了一聯：「湖上劇清吟，吏亦稱仙，始信昔人才大……。」

之後，小說家再由史入虛，開啓街談巷議、道聽塗說、稗官野史的小說家行當。再以〈方觀承——儒行品〉為例，小說家叨叨絮絮的引了幾首詩詞之後，把話鋒一轉，談到方氏一門三大臣，得以位極人臣的原因：「要從一個人的故事說起。一個人，一隻筆，其餘全無依傍。話說……。」自此進入小說家的天地。小說家以文字密碼的歷史建構為故事烘托歷史背景，讓小說入史三分，也入木三分。

#### ◆ 章回體裁

再說體裁。小說家立題十九品，篇篇獨立成文，可分而觀之。但篇篇之間卻又有細微關聯牽引，宛如一張鬆散連結的網。而題品詩則宛如章回小說，開篇的詩句既凝結故事精華，又展現小說家的文字功力。

品評人物，始於志人小說《世說新語》分品論評的傳統而來。但小說家在敘述時，卻令採說書人說書形式，以說話口吻，陳述故事。說書人的靈動活透與文字的定版正典間的衝突糾葛，彷彿既可窺見說書人那張活靈活現的嘴巴，佐以生動的口技語調，乃至身段。務求故事靈活。然而說書人（也是小說家自己）卻又不甘於只是說書，而渴望以文字錄下說書人的靈動神韻，渴望舒發自我意見。因此，還加入現代小說的技巧，如不斷重複題旨，岔題解說（背景掌故，例如飛毛腿一字的來源）等。

小說中的行文敘述，處處古今中外各式小說的身影。小說家和說書人的雙重性，讓文字與口語躍然紙上，讓文字更為洗鍊流暢

而靈活。

例如〈獅子頭——褊急品〉中，小說家（同為說書人）不無諷刺的以說書人那張死都能說活的嘴為題，好好討論了口語溝通傳播中，閱聽人對於說書人所說的任意理解。話一出說書人之口，「說書人以死」，以再無對所說故事／事實作補充和修改的權利。或許，因此而讓說書人也想當起小說家而錄下此書？

#### ◆ 內容筆法

而十九品在內容上，則不脫銀字兒、說公案所說，就題旨和神韻來說，直追明清筆記小說的味道。以傳奇（離合悲歡）、搏刀趕棒（拳勇）、發跡變態（盛衰）為主。例如〈范明儒——練達品〉篇幅極短，僅只錄下故事一則。〈荊道士——憨福品〉則有警世說理的味道。〈潘鼓皮〉則神似《金瓶梅》的片段抽取。〈韓鐵棍——勇立品〉則有神怪兼警世味道。

而在故事行進間的人物動作，則有當代武俠小說的精華。例如〈達六合——藝能品〉中，達六合與踢館拳師之間的比武描述之精采，不下於武俠大師金庸的功力。可見小說家（兼說書人）的能耐（詳見頁49-50）。

換言之，《春燈公子》融合貫通古今中外傳統現代小說諸類別體裁，試圖打開一條路。

#### ◆ 小說之本

小說出現於中國，本為稗官野史，補正史之不足，也為街談巷議，有八卦說長道短的味道。到了明清，章回體完備，社會富足，說書／小說成為大眾娛樂的重要來源。

然而，中國小說大盛於元明清，卻在五、四之後，重提文起八代之衰，文以載道等道學正統，再加上斬去了清末諸多民間小說的旺盛生命力，存留下來的，都是有益民心教化、被文壇、政界等外力所認定後的「好」東西。

再加上西學東漸，新小說、西式小說逐漸流行，現代主義、意識流、後現代，各種令人費解的小說形式不斷推陳出新。小說和俗民間的落差日大，出現一批壟斷為小說的專業小說家（專寫賣不出去的各種小說）。而類型小說與大眾小說長期被忽略，大眾小說被文壇、學院斥為不足觀的小道。

然而，小說家毋寧認為，小說原本就是小道，目的不過娛樂民心，圖個爽快罷了。

因此，小說家以《春燈公子》，追比明清，乃至融合當代類型小說特長的十九品。希望為這專業已極的當代中文小說與現代小說家，找源頭、開生路、找定位、尋未來。小說即便要文以載道，也得輕輕鬆鬆的才是。